

福山縣志



嶺山縣志卷之十一

文翰志 舊志引

國朝志

亦補圖

學者欲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舍去六藝其何

由哉仲尼授七十子之徒散處友教於諸侯雖

各尊所聞而大義微言斯其寄托者矣迨祖龍

愚黔首燔滅文章竹簡殆盡漢興求書招致諸

山東大師類傳授於西河之倫然則文學為功

蓋不在德行高弟下也自此之後代有各儒訓

詁而闡發之六藝至今日固惇耀光昭乎猶或

嶺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一

謂漢失也疎宋失也腐聚訟多焉夫六藝之為

道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備已逐於流者迷其源

固於理者滯其事必有得於一致斯無譏於專

家矣若夫帖括僅應制之具而雜識等乎末技

何以稱焉雖然一言合道蘇子難之詞賦者流

亦風人之遺也據其近是庸資與觀至於明天

人通古今則以俟後之能者

文翰志

舊志引

嶺山縣志卷之十一

天清道光八年國朝  
編纂在邑大儒  
嶺山縣志卷之十一

石刻使... 秦... 始皇帝

開聖登之翠山刻石丙... 始皇帝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

登之翠臨照於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

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

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

己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

燁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石刻

二

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於石表垂於常

式文惠明... 始皇帝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於海隅遂

登之翠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

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强武威旁暢振

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蓄害絕息永偃戎

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

...

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  
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旣定後  
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  
石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三



關前業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  
石

奏議 天壽 京資 沃隆 絳縣 所 備 皆 未 盡

湖中 孟受 之 益 崇 是 爵 實 不 之 凡 以 德 風 氣

而一 若 雙 疏 直 文 士 益 實 四 郭 宗 舉 邑人

聞變之生也無常有先事而為之兆者有後

事而為之應者或兆或應與夫所兆所應舉莫

知其端大抵天遠理微難以人測深求而的指

之則鑿矣其在人君惟反躬自責側身修道為

得其本焉蓋人君者天下之主天心所屬變雖

無與於已俛焉以身當之若有不勝其罪譴者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奏議 四

則天心眷顧亦將不胥胥於變之所為起者矣

皇上至德升聞休徵協應災變之出罔非臣下

之罪也但天人之理大君居親有不得不在其

責者伏望皇土視茲星變如由已致兢兢業業

以祇承天意不以目前拂意之事為足應而圖

之於遠不以前人紛紛率合附會之說為足信

而一求之九重之上益廣包涵偏覆之量益隆

謙冲虛受之德益崇易簡寬平之致以敦厚治

理以和順人心以克養元氣如是而猶有未盡



將四川應用杉木四千零五十六根免解所有  
各省應解楠木不敷樑柱等項於四川所報需  
用楠木四千五百零三根內扣除免運共一千  
六百零六根仍令運送二千六百六十三根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是四川應運楠杉二木邀

恩已免十分之七矣建造主頁

太和殿近係萬國之觀瞻遠係

聖子神孫億萬年之基業採運木料臣下職分子來

共在民心艱難豈忍置喙但事遇艱難有勉強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奏議

六

竭力而後可爲者亦有勉強竭力而終不能爲

聖下者臣一介書生忝任分巡道員在蜀五載畧有

大見聞今當代

觀敢避斧鑕不以入告上負

皇上視民如傷之念下負臣子事

君盡忠之義所有蜀土山川險易之勢蜀民轉運艱

苦之情敢爲

聖明陳者蓋四川環山巉巖虧蔽惟成都府境左右

稱稱平衍所產並無大楠臣曾出勘產杉處所

如沙坪灌口賈家溝等處俱屬峻嶺懸巖運路自山抵江或百餘里或七八十里所經由者俱屬深澗幽壑一溪之行紆折幾盤必費多方而始轉一石之塞橫亘長川必待暴雨而始過較他岡阜窘逾十倍此臣之所見也至若遵義馬湖等府之楠木大材尤俱產諸高山窮谷老箐密林之中非獨人跡不到卽鳥道亦稀前撫臣杭愛登山督察時遙望一木所在必緣拽始至其地足胝履穿攀藤骨戰側身亦苦難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七

立砍伐何以施工

臣

嘗細訪輿論皆謂今存大

楠因其斧斤難施所以在山長年至於運道崎嶇盤竹莫盡其尤甚者如遵義府屬內之落水孔豬關孔細鱗硎磨子峽曲折之字拐彎天生橋三筒硎葫蘆硎水從硎中流出又下魚硎須搭天橋長三百六十餘丈等語馬湖屬內則有高硎赤巖黑巖偏腳板鬼溪豬鬃巖弔藤岩九溪五渡水等處峭壁乾溝亂石壅塞雖山水高過寸丈旋長旋涸非神術不能濟運等語此

臣

之所聞也卽以參考古法採取必須找脂搭架  
拽運必須墊低就高輾轉上下木在溪澗利於  
泛漲木在山陸又以泛漲爲累故陸運必於春  
冬水運必於夏秋忽木忽陸非可一直而行計  
大矣日而至其大槩然也臣伏讀採辦楠杉等木甚  
聖朝屬艱難之

南固已蚤悉

聖聰矣如使民力稍可足用場方所當體圖顧四川

樞員極廣禍變極慘滿目祇有荒烟百里竟無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奏議

八

半竈當進兵運糧時疲病死亡鄭圖難繪帝伏

聖朝顧四川人民稀少且屢經兵火困苦已極之

音又已蚤悉

聖聰矣幸攝

天威蕩平數年以來老弱安生瘡痍漸起但以通省

之兵口總計之仍不過一萬八千九十餘丁是

合全蜀數千里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衆

就中抽發五千入山採辦楠木其供送衣糧器

具者勢不可少又將盈千累百且此遺發民夫

星散郡邑遠者千里近者數百里耕作必致全廢國賦難辦供且盤山度嶺有墮岩墜谷之危露處風餐有虎豹豺狼之恐種種情狀不能殫述抑且蜀風鶴之後民情慣聽訛傳前當察木時工猶未動聞風思逃攜妻挈子拋棄家室若實在動工用夫之際豈不遠而他徙進而走險乎其採運之艱難如此人民之稀少如此而民情之搖惑又如此四川楠杉雖已減運十分之七而所應運之大木三千六百六十三根斷不能如他省之解運者可以按數按期也

斲工不容久稽迨川運不到致誤官吏之罪責無辭度黎之疾苦何堪恐於

皇上保赤之心有未符也

臣

懇合無請

撫臣姚締虞親詣產楠處所察勘應運楠木有設法場力而可以砍運者共若干株有難設法場力而必不能砍運者共若干株其必不能砍運者題請定奪其可以砍運者星速採取隨運俾百姓曉然共知惟視其力之所猶可爲而

非強以力之所必不能爲各安本業踴躍從事  
不致狂惑竄匿成殘疆子遺頂戴

皇上如天好生之德同覆載以無疆而工料亦見實

茂矣臣已蒙恩陞任口北道恭議運樞事宜

非臣職掌但臣任蜀已久熟悉情形仰體

皇上愛養小民軫念殘疆至意敢就在蜀所見所聞

披瀝實陳事屬條陳運樞事宜字多逾格貼黃

難盡如果芻蕘可採伏乞

睿鑒全覽施行

湖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奏議  
十一

封典疏

監修鹿廷瑛

爲

事懇屢經下達 詔勅頒發無期請

旨定限換給勿致虛懸

皇恩事臣惟 錫類施恩

朝廷之盛典願親揚名臣子之精心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繼志述事慎終追遠孝思孺慕受

絕千古近於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因

莊仁宣誠憲恭懿翊天啟聖文皇后升祔

大典特布廷合黃麻正其蓋懸其日而無其命  
專恩伏讀

恩詔內一款內外各官除各以現在品級已得封贈  
外及前詔後授職及陞級改任者着照例封贈  
時臣工無不踴躍惟行竊幸  
恩之浩蕩遍沛諸臣而又使諸臣之祖宗父母妻  
室咸得均沾

聖澤天高地厚榮莫加焉但查康熙二十三年

草恩准與封贈至今已踰五載止給執照未紙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奏議 十一

帝勅並未頒發問之吏部則曰中書科尚未騰寫天

堂豈有不能寫字之中書哉問之中書科則曰

翰林院文章未就天下豈有不能撰文之翰林

哉將謂從前同一品格者同一撰文今此各照

衙門撰文其文比從前較多所以遲滯以臣愚

見縱遲或至數月最久亦不過一年斷不致遲

至四五年之久也總以因循成習忽視

大典不能仰體

皇上之盛心致令黃麻五花虛懸歲月而無頒給之

期耳夫諸臣之爵位有陞有降有去有留諸臣之祖宗父母妻室有存而有沒蹉跎數年之後領到封贈銜而官非其官人非其人恐有愀然上不安而抱恨終天者也今二十七年之詔誥勅若不嚴加申飭勢必遷移遲久懸曠

殊恩伏乞

聖上勅下部臣酌定限期凡換文書寫踰期不完者

作何處分指勒不給者作何究治庶盛典不致

久懸而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奏議

十一

天恩永戴無疆矣

請開海運疏

光祿寺卿王

游

邑人

皇上為酌通平糶之法以廣

皇仁事竊照山東全省疊蒙

洪恩家給人足今夏

黃河山水暴溢近水州縣秋收少歉復蒙

皇上高天厚地之恩錫免賑恤計口授食開倉平糶

更給修葺房屋之費俾被水窮黎不至流離失

所食德飲和威有安堵之慶矣但目下時方九

月去麥秋之期尚遠將來土膏萌動東作正殷

便穀價未平小民日用不無艱窘之慮

臣聞

盛京地方年穀豐登倉箱屢慶開舟自北而南距  
萊州之淮河海口濟南之下河海口一遇便風

信宿可達商人等以

盛京根本重地不敢擅往搬運伏祈

皇上勅下山東巡撫奉天府尹行知各口任登萊商

民由海道運穀東省糴賣但令稽察私貨不許

需索留難本省高阜之處未經水溢者亦多再

恩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奏議

三

恩諭令一體流通勿生此疆彼界之限以他省之有

餘濟山左之不足將來糧石雲集穀價自平開

閭餉口有資得以盡力東作麥秋之熟可計日

而待

臣

更有請者

皇恩下逮決髓淪肌當此一隅偶乏之際稍有贏餘

者誰無急公慕義之心

臣

一家蒙

恩至深且

重雖僻在東鄙距被水之區尚遠亦有海路可

通情願捐糶糧三千石自備船價於正二月間

運至下河口以備賑恤雖爲數無多所濟有限

然圖報微忱返衷不能自已伏祈

皇上允臣所請 勅下撫臣令地方官收卸酌量被

水地方分運賑恤畧補其不足庶微臣寸心亦

得少慰萬一矣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高



得少慰萬一矣

水圖式全重刻出畧輯其不致煩婚

皇土式

恐圖時難測或與不詳自

記

金

增修金堆院碑記

碑中字難辨者闕之

張邦彥

邑令

曰福山阜昌時所置舊爲鎮

曰兩水兩水源所從出東西相望甚遠因地就下並流於縣之東北

土人目之曰

東西河並涯而南十五里而近得山曰金堆凡海濱之山類產鉛錫則其巔必童焉無復佳木獨茲山松櫨翠茂蒼然爲諸峯最形勢雖不甚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五

高而平瞰西南諸山穠纖遠近叠見錯出環峙騰赴若皆出其下者秋水時發澗壑奔會一壑數十里驚湍駛浪霆擊雷轉怒嚙乎金堆之趾氣衰力屈然後遶麓而北去與所謂東河者合而入於海大畧如蜀江之奔峽必喧隘震薄乎灑瀨之下也海山浮動天境勝絕自五代顯德時有僧結廬於此古刻畧載其事而失僧之主名甲乙接受殆且百年蝸負夔屈其迹不顯後有僧行容者以十方之請主之稍治堂殿十餘

楹自慶歷迄於今蓋又百年矣穿窬欲腐風  
不支其徒拱手熟視會莫之或恤也天眷庚申  
登之戒壇僧曰智隱始來居之隱謹於戒律毫  
釐不敢叛其教以故山之父老頗信而歸之又  
能得其助易築扶頽歲餘則苟先乃鑿山腹大  
開其舊址築堂曰華嚴以 事赴者方 益矣  
未幾而隱化其弟子曰義海實嗣承之克肖其  
師之勤而加敏焉於是修廊巨厦重門複閣奕  
然相望輪奐一新若有鬼神隨相其役道俗之  
人嘗去之期月而復至者莫不愕立駭視意其  
爲化城佛土且覺夫幾題貝闕一旦涌出海龍  
之宮也而其 清儲邃 窈窕瑤深幽花奇石  
左顧右觸扶疎蒼蒨大抵如畫圖羅漢大士所  
而數年之間聲聞四遠凡宦遊旅客至於東方  
者以不一到爲平日之恨又往往繪之屏素而  
去以歸詫其鄉閭嗚呼是誠奇特未始有也余  
以皇統甲子到官公事之際時至其所因熟海  
之爲人持律嚴甚未嘗見其怠而又果於事功

山縣志

卷十一

文獻

七

意所欲爲持之以決而濟之以勇雖寒暑風雨  
胼胝暴露莫顧也用是以能有成後數年余以  
疾請閒而遂寓於此凡海之經營鳩舩至於一  
切大備實盡詳其本末故海以記文親屬且質  
於余曰吾營造之力勤矣有功於吾教者不爲  
少矣且有所病焉夫佛祖之法以空虛寂滅爲  
宗安樂戀著爲戒衲衣乞食巖棲木槁坐進此  
道無所擇也後世末俗乃始飾其廬美其服甘  
其食範金聚土像設於其前鳴魚擊鼓講說於  
其後齊民下土怵之以禍福因以發其遷善遠  
罪之微權也顧獨無大善知識議吾之後乎余  
曰是不然天道一而已矣有本斯有末有源斯  
有流磬筦不陳曷以知樂之和玉帛不將曷以  
知禮之節言語文章不載諸簡編學校庠序不  
設於邦國曷以明聖人之教也吾儒固爾師亦  
何病雖然兩水之爲縣也垂二十年權輿之人  
因陋就簡迄今無所謂縣學者春秋釋奠寄於  
解驛而已縣有廢僧舍毀之則重勞而可惜余

欲因其故治之以爲夫子廟堂而稍增其齋屋  
然縣所不得專嘗以是三請於郡而不獲命則  
喟然嘆曰先聖通祀於天下豈必待一福山之  
廟而尊師重道者顧豈少一汾晉野人也哉卒  
不遂所請而止令師不持一錢捐軀奮議主張  
教法於空山荆棘間乃克有就如此余之愧於  
師也厚矣夫復何云原注而續書南對萊陽王邑令  
真盜福山縣令題名記邑令王邑令炎邑令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文

廢齊以苛暴率天下其治固無良法獨創立州  
縣十餘額皆有興利除害之實不特以編戶多  
寡爲升降也福山之舊曰兩水鎮東距牟平七  
十里西抵蓬萊則又加半而餘焉南接萊陽五  
舍有奇北抵大海而止焉阜昌中山東盜賊起  
負海數百里間獨恃僻險搖毒無所忌而往來  
剽掠者兩水爲之衝民不得安於是寧海陞郡  
於東棲霞創縣於西福山之號於是乎建則彼  
盜之咽喉郡縣固已扼而撫之矣其所以爲治  
平之漸豈偶然哉抑且有司免於集事之稽遠

迂濶此道而務以全身爲哲者亦無所事於斯  
語矣舌者國必有史家必有譜夫以萬家之邑  
而興建之歲月令良之名氏獨無所紀非禮之  
闕歟前縣令張君邦彥余友也嘗有意焉而不  
果其成余之代令於是也乃擴其大概以弁於  
前爵里姓名則以歲時先後列於左後或繼此  
者雖百世可知也皆貞元元年夏四月記

元

福山縣志

狀元國子  
監博士

張起巖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三

福山縣登州屬邑也劉齊阜昌間爲縣迨今將  
二百年矣廟學視他邑獨未完善延祐乙卯夏  
主簿祁君祖謙到官首謁先聖廟因視學顧  
講堂齋舍無有慨然嘆曰郡縣之職所以承流  
而宣化也教化之流行風俗之隆污係於學校  
興廢邑固僻左矣而學亦闕如其可哉於是謀  
諸同僚爲構講堂東西齋各四楹業旣就緒而  
君受代令監縣亦思哈邑尹周士彥簿馬良尉  
宋諒爲終其役室宇靜深窻戶明廓講受有所

藏修有區邑之人士誠感心悅鼓舞而肄業者  
舉欣欣然矣以予嘗職教是邑走書京師謁文  
以識其成予得書且喜且歎因憶至大初承乏  
縣學時官垣頽圯取徑者旁午前門折而西出  
橫截以墻塹其外爲固聖殿歲入風雨不庇跬  
步之餘鞠爲園蔬學舍卽前尹孟從政所易民  
舍斷垣間有奇以杖括橫木生徒十數席其上  
亟爲請於縣迄終更章凡六上第爲外門塞所  
請而已孰謂能興滯補廢有如祁君者出而可  
以文字洪濶重建其講哉方今海宇寧謐人民  
庶富聖天子興崇學校開設科舉以蒐天下之  
士而長民者汲汲於庠序之修建可謂知所先  
務矣夫抵人不知學猶真行索途俛俛然莫知  
所之今職師儒奉檄以待次者不無其人在學  
校朝夕之游息者亦旣完美父兄盍思敦勗子  
弟以進夫學學者亦盍思致知力行以明夫道  
而稱國育之意歟能如是將見道德文學之士  
接踵而出庶有以表賢簿興學之成效云祁君

字道益冠州人以儒繼世業貢燕南憲司書吏  
爲北海尉有治狀觀乎此可見其爲政矣昔延  
祐五年冬十一月朔記

爲祀祝聖道院記

翰林侍講學士張起巖

福山縣治東南五里而近有山曰芝山拔起平  
地矗立直上曰昇仙峯峯西岡阜隆起曰祝聖  
山山腹各有石洞中可容十數人勝國大定間  
丹陽馬眞君築環堵居西洞且大書題東西峯  
名石刻宛在其南百步許有屋以居道流曰蔣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三

公庵其徒方田自食至大初余始仕爲邑校官  
時至其處當山之巔孤松如偃蓋問之土人云  
昔道院今廢撤久矣元統甲戌秋八月道士林  
德榮走京師稽首謁余曰祝聖道院廢將百年  
德榮拾瓦礫剗荆棘懇請諸方面官僚士民樂  
爲助成乃因舊基創爲正殿已又審度補勢平  
巖塞西版築以補其闕叠石四周以爲址廣輪  
餘百弓構堂五楹爽愷宏敞遂爲邑之勝地願  
文以紀嘗憶歲己酉蝗災徧中土海隅尤甚余

時攝縣事因督捕附郭蝗禱於山之神祠環邑  
數里南徹山之陽蝻四繞如雲集整如刀截不  
入附郭境雖驅之入亦輒還則山之靈可知也  
又聞殿堂基構時若有祥景環擢然者蓋縣故  
爲兩水鎮山在兩水間北顧滄海之采旁揖棲  
霞東牟崑崙諸山據邑境秀絕處矧蓬瀛方丈  
仙聖所廬雲洲烟島相望未遠而丹陽遺跡於  
今尚存庸詎知夫安期羨門盧敖麻姑玉方平  
之流乘風馭氣以與汗漫相期不往還稅息於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三

茲耶其景光炫耀神奇呈露諒有自然而然矣是  
役也經始於至治壬戌之春落成於元統癸酉  
之夏餘未完者尚有待也林氏世居山之下以  
農自業德榮自幼知慕全真教遂潔身獨處斷  
除世累苦行自力卒成厥志亦有功於其宗教  
者歟若夫助緣之各銜派承之所自田畝之敷  
食指之衆皆刻之碑陰茲不復著云

塔里創建馬巖君碑亭記

塔里鎮武思恭

本學

蓋聞丹陽馬巖君者名銜茲實其字也號曰丹

陽子前至元六年正月皇元加號丹陽抱一無  
爲真人再加抱一無爲普化真君世居寧海宗  
枝繁衍家業豐饒諺云馬半州壯歲以儒書刀  
筆之能選充本州吏權總六曹德服衆望但夙  
稟仙姿克絕俗念每以訪道爲兢兢一朝遇祖  
師王公獲悟真傳輒棄人間事拂袖長往偕邱  
劉事祖師挈衣鉢遊歷關西萃出同輩而居上  
坐旣而東還路經芝陽樂其山形峻峭石洞清  
幽前臨平野西瞰長河遂築環堵以爲修煉道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舌

場號山名題福地寓意於詞章之表乃圖像命  
工刻之於石以貽後人所慮亦遠矣迨後至元  
之庚辰夏冀寧人張公禕緯字處道者來管勾  
登寧場事公務之暇遊覽瞻眺徘徊四顧恍若  
與塵世相隔觀一石碣偃側於洞門之右歷歲  
滋久字畫苔沒公則以袂拭之再三詳辨乃大  
定間馬真君所作詞與山水圖也公聞以貴授  
土人林德榮鳩材僱工重新繕洗錄以存庶覆  
以版屋立於洞之中庭俾來者觀誦未幾解綬

公恐廢前功朝夕爲歎謀本司官吏各施已俸  
以贖工匠之費亭旣告成礱石已具至正六年  
丙戌冬德榮以疾仙化越明年春東牟奉道者  
金國寶施楮幣二百緡以助今住持提領劉德  
清林志貞克紹前人之志恐滅其迹造門備陳  
本末以紀爲請余應之曰大抵時有變更物有  
顯晦丹陽碑詞百有餘年矣埋沒草莽間風雨  
摧折樵牧踐履人無有識者獨張公一旦惻念  
構亭接座建立逾初發前光於久廢昭美事於  
無窮豈非消長之數有遇而然哉余不揆狂斐  
勉爲之銘辭曰偉哉芝陽靈秀之岡真君一造  
創基道場山水形狀圖刻於碑曠遠綿邈湮沒  
莓苔惟我張公來從冀寧一見起敬崇豎于庭  
物有顯晦時有變更後之來者請視斯銘昔至  
正七年丁亥六月記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五

陽主廟記

中書初才邑人

齊東多名山福山登之屬邑有之崇高陡入九  
里周則倍其有半東西北三面皆海所環南有

蹊徑又海所夾其山陽有廟曰八神陽主之廟  
遠近之人咸知嚴事水旱疫癘有禱必應記曰  
山谷能出雲爲雨皆神靈異大元混一區宇百  
神受職薄海之隅罔不秩祀昨都省令下郡邑  
具祀典祠廟以聞而之朶陽主有司則不以聞  
詎非闕典歟才淺職于江淮歸而後知每以爲  
歎但歷年旣遠聞見漫漶廟像甚駸而碑識無  
攷未能臆決比叨江淮省幕祇役維揚與郡士  
盛君隣因道子受讀公暇適其館閱史記封禪  
書見八神各位具在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  
主祠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  
五曰陽主祠之朶六曰日月主祠萊山七曰日主  
祠成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用牲牢珪幣各異  
按秦漢之君從事封禪者親詣其祠叅之郊祀  
志亦云宣帝雖不封禪嘗詔祠官行禮之朶陽  
主始封於無懷氏蓋在太昊之前其來最古宜  
在祀典之列益明矣才久懷歎一旦忽有得于  
遺編之內竊意神能先覺似有陰啟之者八神

秩品當時必有褒封之制未及考訂姑據寰宇  
記封禪書郊祀志用紀本末以俟肯元貞元年  
乙未孟夏記

重修德勝湖記

安邱張起巖

福山縣治之西南二十里有奇曰王家莊稍北  
三里許崗阜隆起嶺岫盤旋山腹幽邃前若砥  
平其中神祠一所勝曰德勝之廟塑像森列金  
碧輝映瞻仰之際足令人起敬起畏凡民有疾  
與夫獸畜之患神答其禱如鼓應桴遠近寅奉  
奔走恐後血食于茲蓋有年矣後經兵革之餘  
其廟隳壞本社耆屬王寬等復爲修理歲久馴  
致疎陋寬之孫王喜克繼其祖志期于繕完以  
厥且未能就緒請于邑長鳩于社衆誠意所格  
悉爲資助積十有八年之役始獲落成棟宇儀  
像咸更新焉王旣畢欲文諸石以紀興建之始  
未法僕前爲本縣教官其子學師瑄從予受業  
說以紀爲請檃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禮成  
遂由亭亭山往祠闕里駐蹕於山之下上泉之

野騶駘威若錯吻不食者竟日侍臣以聞上異之且命禱焉莫想未徹飲如故以是封其神爲廣禱侯德勝之名不經見今世俗謂神劉其姓以千天鄭呼之千觀其祠宇在在皆有神之靈驗諒可知矣然使祭祀不修棟宇撓敗上爲震風爽雨之所摧剝下爲牛童馬卒之所褻瀆則神且不宇矣安望其陰相哉念王氏一門虔心奉神故能廟貌一新靈明安妥允謂不負所願矣自茲以往閩境之內災沴消弭畜牧苜蓿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天

遂安養孳息之性無天傷墮殞之虞以被神無窮之惠者未必不自王氏敬之也是爲記昔延祐元年閏三月之吉

重修文廟學田記

張起巖

自漢高帝過闕里祀以太牢厥後元始有追封

之夜奉祀之典元祚有幸替之祀諸弟之祀至

唐宋益隆迨我朝奄有天下大而國都小而郡

將莫不各設學田以供春秋釋奠師生廩給益

國家尊崇之道極矣且福山舊有學田五處城

濠四圍區分經界其詳具在於碑陰邑治西南  
十里餘官田一所西枕濠與田一所東抵旱河  
南接荒田西連大河北隄尉地三百畝至大元  
年發贖儒學館募里甲中大戶劉穩等耕助以  
供粢盛迨今年有五至治元年夏濟南馬君  
喜典教福庠傳授之暇往視田界審知佃戶劉  
穩私受賂于楊德和竊鬻其地六十畝意欲昏  
之諸生訟于州縣自壬戌秋至癸亥春始斷撥  
本學會令尹蘇公來宰是邑下車之初拜謁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五

先聖見廡壁傾頽齋舍損陋慨然有修理之志及視  
東廡僅容簷滴規制尤覺狹隘公乃謀諸監縣  
禿滿迭兒判簿納合將仕典史王君漢傑各捐  
已俸東展隣地濶一尋兼廣異方符儀幕位所  
官不費財民不虧價聖殿以飾賢像以新階砌  
戶牖煥然改觀其於前門後齋百舉咸備金碧  
光輝一新景仰噫凡爲政者欲美教化易風俗  
務在興崇學校今蘇公作興至此可謂知政治  
之本矣矧學田經界旣歸於正匪惟不虞置簿

豆廩膳之給亦將見東方之邑而有鄒魯之變  
故核其實而記之皆泰定元年二月之吉

明  
孫谷遇 邑人

修學記

洪惟國家立學徧天下文風丕振士氣日增實  
關氣運之盛然而作新士氣又在主吏之得人  
也先是金城段堅可久登甲戌進士第授知福  
山下車首謁

先聖先賢廟棟宇皆壞陋弗支而禮殿尤甚且地勢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記 三

湫隘有志新之目夜恢拓東抵城北界分司西  
與南枕通衢積材乃舉棲霞資都官規制精巧  
傳者謂公輸所造親率工師汪敏觀之盡得遺  
巧所少碧琉璃脊并緣遣生員臧昂白于土司  
助以青州碧琉璃大成殿為楹五高五尋翼嘴  
層出門楣刻以菱花外加護扇兩廡各計三楹  
楹皆石帳幔維新籩豆靜嘉而石香案一具尤  
壯麗渾樸列戟有門從屋接廡櫺星有象門間  
三楹凡百皆撤舊為新貌像顯嚴應圖合禮規

模宏遠偉觀一方廟後又新明倫堂五楹兩齋  
各三楹學門由櫺星門東南出順地勢也桂香  
殿土地祠在廟良方鳩丁于天順壬午十月二  
十五日落成于天順癸未十月二十五日成化  
丙戌冬可久守東萊而裝飾未遑繼得郟城朱  
真克誠隨事措辦丹雘潔漆不數月而繪工告  
成未幾克誠去吳橋郭玉象德繼至政通人和  
而于學校尤加意乃相地度勢兩齋各增爲五  
楹新饌堂庖廩各三楹歲修所各十二楹輪焉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五

奠焉縣博舞陽孫榮德懋又捐貲塑龍鳳以支  
石案手松楸而餘廟學完且備矣廟旣成科甲  
相繼彬彬輩出海中文風之振闢國家氣運之  
盛人材之出係主吏之得人也因紀其顛末總  
貞珉俾後知所自厥珉又德懋所致云昔成化  
十五年記

孫公入鄉賢祠記

府尹陳

鼎蓬萊人

正德八年癸酉十月鄉賢孫先生祠成令尹李  
公善來巧鼎記之嘗聞天地生物各

之理特人不能自盡其分耳盡其分則不負天  
地所生而可以爲賢矣若孫先生者其人乎先  
生名暹字際瑞福山塗山社人生有異質十歲  
時見倉憲洪公命之書卽書神童詩二絕洪奇  
之令就學宣德乙卯魁山東鄉試正統丙辰登  
進士授戶部主事尋薦守徽州先後請強幾二  
十年天順甲申擢江西右布政無何轉河南左  
布政歷官四十餘年壽七十有九自易夫人沒  
獨居三十年身後家無長物此先生履歷之概  
也徽州古稱難治公處之裕如其立政以敦風  
化重賢才爲本以節用愛人爲先整頓學校無  
廢事道遺土木之費處置軍務濟之毋或後凡  
利民者必爲病民者必去人咸安之此先生政  
之良也具奉間歲被盜起遠近蠢動議欲兵之  
公曰若苦于饑耳可以理論公乃單騎往以片  
緡擲之曰汝輩弗靖吾郡縣責也悔過者聽衆  
且釋且泣曰太守仁人也寧忍負賊首叩服餘  
黨悉解乃勸民出粟賑之伸烈女之冤直貧民

之屈決五十年溪魚之爭釋二十年潭社之訟  
時有一廉清似水萬姓仰如天之謠此先生政  
之異也公在江西時以事至京師文達李公詢  
彼中事公以臨川王子罪廢事對虞其夫婦幽  
閉西山子女成立萬一失節奈國體何李領之  
竟議許子女與民間結姻官佐以五百緡識者  
譴之此先生政之大也公之江西越二年餘徽  
人思之弗置乃立生祠以像之公子四人成進  
士者三且歷顯宦孫二人同榜進士則皆先生  
積累之厚也噫有是哉庶其盡分而不負天地  
所生者哉乃述所聞俾刻之祠不吾先生亦榮  
矣若宋之京檜者流穢播海內臭遺無窮至其  
子孫尚不敢認其榮辱相去何如也吾黨之士  
盍圖所以自榮也哉

重修儒學記

郭宗臯

福山縣儒學正統以前隘而朴天順開關中段  
可久先生爲令拓舊貫而華之東方稱宏麗焉  
歷成化弘治正德以迄於今非乏賢令率不

則始亦盛衰之理與百年之間有壞而無葺如  
之何其不亟也廟之兩廡舉之兩齋但餘瓦礫  
他悉枝柱待覆而已惟廟之正室父老謂工師  
者倣異人法爲之故能久而不做嘉靖丙午秋  
憲察海道按察司副使桂陽李君易行部視學  
告有司曰愷哉慢神而忽教吾與有耻焉乃發  
募帑及傍郡邑頭金十有一鎰有奇屬備禦所  
千戶李瀛籌材募工大營之申令再三瀛亦踈  
躡從事作兩廡二十三楹齋十楹新廟之兩門  
各三楹學之大門三楹堂五楹鄉賢各宦祠各  
三楹擬東齋之南小門更爲屋三楹以爲門侯  
甬蓋也始事於丙午之九月迨丁未九月乃落  
成歸餘金四分鑑之一公適再至覽而喜曰苟  
美矣第廟門之右縮而不滿前人之所未爲勿  
但已也遂復發帑易地廣二丈袤十丈益其墉  
如階之左手是乎規闕大備表裏一新煥然鬱  
然於殿有光焉夫學校者國家所以養賢育材  
以資化理者也學校之教不明則士習日趨于

匿聲利是崇道義爲迂窮則病俗達則竊政其  
害甚于洪水猛獸矣今天子以天縱之聖君師  
北民降御以來拳拳於庠序之教頒五箴以建  
道學之極天下之士涵濡堯舜之化千載一時  
凡有政教之責者雖游夏難爲言矣惟鼓舞作  
興之期可也邇察公皇皇廢墜之患示以士之  
於學勿之有弛焉耳乃所以鼓舞之也監司者  
司其大風之而已若夫章程品式則有司存公  
裕德愆行爲時各備其爲政也不違道不拂民  
得之學者深故知務知要云是役也知縣戈裕  
協心於濼民用効力縣丞王宗孟主簿蘇民典  
史熊世恩咸有奔走之勞儒學訓導李煥願與  
經營宜並書之

修文廟門記

郭宗臯

福山縣

先師廟莫考其始天順間關中段可久先生爲令實  
恢弘之嘉靖某年重修多所改作惟正室與門  
不改今正室仍無恙而門則敝矣故獨修門門

面東門之街內外積壤高則門平雨則行潦內  
漚門之狀可知風水家頗爲學校病焉今年春  
萊州府節推趙君爲纈衣闕吏治而來謁廟謂  
驟尹金君曰門老矣何以妥神且聞邑中無科  
目者若干年諸生能無疑乎此乎疑則大事益  
不力矣幸爲新之吾將自諸纈衣金君曰詳趙  
君行而畚挿興計功微力自給之食民不爲擾  
趙君先發贖金以爲費餘則金尹取諸節省之  
所餘財不爲傷街起東門過廟百餘步盡下之  
取尺許門內地東西若干步南北若干餘步各下  
尺許門見砌石街見先年蟄蟻於是構梁需高  
卑各得其舊樞樞榱桷垣墉之類撤而易之者  
半因舊而葺之者半黜聖諸飾悉率其初兩用  
而後竟門老美太心之快當不啻如段先生之  
時矣金君以記責余余惟國家以六經及鄉書  
老書哉科取垂其所欲得而用之者學聖賢之  
學者也學聖賢之學必有聖賢之業有益乎國  
有益乎民也而亦容有不足于業者學焉而不

得其質猶弗與也燕石非玉謬見珍藏玉之所  
實終不可以僞爲也余老而悟此良亦晚矣趙  
君爲諸生舉數十年人之所未遑金君亦勇爲  
不疑推二君期待之意必欲諸生爲玉必不欲  
其爲燕石也諸生之所學孰非聖賢之學乎願  
更求六經同歸之要道鄉魯傳授之奧旨會之  
於心體之於身舉業精于知本文章發于和順  
由是而登巍歷顯名實不爽達光明俊偉之業  
爲盛世人物使鄉人稱之曰此趙公公所作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三

士也庶幾乎二君爲不負矣金君以余言爲然  
而贊之曰斯固易知易行者也諸生其勗諸抑  
又僭有告焉趙君以名進士爲鄉司法此在常  
情方恐鷹鷂之士志不足也而獨以先憂爲心政  
主愛養寧然不爲忘民乎譽之習所移非學力  
不至乎此他日立朝履要國家元氣賴之矣正  
科歲者英諸生之師也余嘗學焉誠太原人金  
君名世和池州人也余味而歸其真表朝矣誠

其懷訓堂記

郭宗舉

七

深訓堂在郭北園宮構謂子居西塾時兒童作  
以望子歸子歸而名之者也正德中先君嘗於  
此結亭扁曰澡身蓋托遠俗之况以明寡過之  
志著義方之訓也今且六十年亭不在而儼然  
常如見焉予不欲以堂媿亭入媿堂爲此名云  
先君信古力行動必以禮家食之日知有孝親  
讀書而已矣歷官中外知有愛人奉職而已矣  
絕無世俗紛紛之念所以體健實德罔斯瑕疵  
真無忝於所以名其亭者予不才宦遊四十年  
遠放生還再官歸老年逾七十不杖而行兩弟  
紀善教授亦皆白首而紀善同在林下興至輒  
與之攜琴尊而歡於斯四兒兩弟之好亦咸業  
箕裘有時從我並曳歌咏于松筠之下先君澡  
身之慶覆露我後人者厚矣予思古之盛族如

漢之潁南袁氏華陰楊氏唐之京兆柳氏宋之  
河南呂氏俱以世德延其先祚房玄齡杜如晦  
豈非賢者平生辛苦立門戶卒爲李勣所笑則  
以其家無龍鳳而有虎豹耳此皆門閭之興替

由乎人事者也予徼福于先人之澤實懷惕惕  
顧堂之名而思其義庶幾有惕吾之惕者乎豈  
隆慶壬申五月記

修學記

郭宗臯

八十一  
八翁

福山縣學規制稱雄東方自天順間始也嘉靖  
丙午巡察海道憲副李公嘗重修之今三十餘  
年矣緣薦值恒雨頗多凋損縣大夫華侯以政  
績卓異增秩久任七載於茲遷陟近在旦夕而  
政益勵精諸生乘間言此侯曰固吾志也悔不  
早舉敢復不遑但不欲勞民傷財爲所不忍願  
與諸生商之擬先其所急以求免於大壞極敝  
後其所緩以俟賢者士之事惟改築歛頽餘但  
塗墍之木之事惟易其朽折餘但齧墍之瓦庇  
乎上瓦不足恃土木乃傷必盡沃其壘破而重  
覆之以絕其罅漏如此則力不必衆吾酌處用  
之事自可辦費不必多吾自取諸當道所與而  
可足乃出一歲中撫按獎禮花幣之值掌之吏  
而未動者若干金募工鬻材視在官諸役中稍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堯

有休暇者量倩之百十餘人從事其間于廟之  
正室兩廡兩門鄉賢各置祠學之明倫堂兩齋  
兩門咸如所議次第爲之敬一箴亭在明倫堂  
之左原但草創從而華之以瓦易茅天下之有  
敬聖祠久矣惟福山未建設主而祭之明倫堂  
者且四十年今作屋三楹繚以周垣於敬一亭  
之前於是缺典悉備內外收觀始事于萬歷六  
年戊寅三月落成于是年四月邑博郭君暨諸  
士責予爲記謹書其事如左而僭爲之論曰學  
敝則修有司之政損已以舉政未之前聞也侯  
之志廣矣侯之治邑久宜薦揚顧往往見遺獎  
愈多人愈不平罔不謂非所以待侯也乃侯退  
然丕居受其檄固遜其事若有懼獎之未易稱  
者復移其物以用諸公與其廢墜以原憲辭粟  
之心而自裁之與鄉黨鄰里之訓失鶴而反身  
先勞而後祿見義必爲宦成不怠此侯之賢所  
以不可及而觀法之者皆自進于良吏與侯又  
貢學田八十餘畝學中別有記此固督學周公

條章所載而成其美意著之實政以嘉惠斯學者侯有無窮之功焉宜并書之肯萬歷六年戊寅六月吉

邑侯朱公去思碑記

碑字殘  
剝闕之

不吉  
萊陽人

公高邱人諱沾號復宇中州名聞家學淵源萬歷辛卯領鄉薦辛丑除令福邑蒞任三載以盡瘁卒於官邑民哀之謄語輒墮淚相擁勒石與峴山傳不朽余記其德政概臚列於茲夫公之幸福也下車初卽兢兢奉職業雅任虛懷集縉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學

紳大夫士民於庭丞問民間疾苦狀凡因革事宜洞如觀火而一洗相沿陋習著爲科條井然分犁然具矣又振肅衙宇奉三尺惟欽禁苞苴裁一切冗費供自惟正外鑄錄不以加於民以故蒞政方新而民卽見德邑舊征輸無法輕重後先惟里胥上下豪猾率隱脫爲奸而移之良弱公按名籍廣地額因其多寡而四程焉於是各勉終事而民無病於代輸者有一二貧民逋負亭長逮之官公與期會論而釋之謂亭長

誠之曰民非頹甚誰樂以適于刑惕令完逋善  
矣速官何爲大破舊加鞭朴也其人果如期償逋  
由是民益戴之而樂輸爭先邑賦不董而完者  
蓋自公始也是歲冬榷稅旁午適公謁監司還  
逢人攜稚子於途鵝結半裸殊不勝惴惴狀詢  
之則貧嫠迫於勾稽者公惻然代爲償逋仍遣  
餽口而遣之因大息曰所見乃爾未及見而埒  
此者何限置民艱罔恤謂司牧何亟請而薄徵  
焉蓋先是礦使出誅求過當歲或至萬以佐所  
誅金黎民重困值所從緹騎各自市民莫與衡  
物故騰踴而所供輸至不償其僦費菜卒之間  
蕭然頹敝矣雖礦使徵還而虐焰之餘瘡痍未  
瘳所恃拊循調劑者莫甚於此公爲拮据其間  
解懸蘇困豈其時極而轉惠此循良以爲民地  
耶公性廉直請寄無所行餽遺無所受而資尤  
明敏發奸摘伏如神每兩造互陳貢赤者解頤  
與之俾盡所欲言爲俾屈抑不然而浮沉巧遁

自謂善處至則錯愕不覺畢露如霜鏡在懸妍  
媼立見所謂公生明明生威無煩法令而囂凌  
狡黠之徒瞿然顧化以是明允馳聲質成樂赴  
而上官每事借義焉且明於大體政務持平刑  
不及辱民而獨於豪橫無所貸嘗取其尤者數  
人寤寘於理餘黨股慄而境內以清會僞官仗  
開府符節以負騎隨傳檄郡縣所過悉侈供億  
而更責賂金公立窮其奸執以正法其識力過  
人如此爲邑民案比息耗升沉之故較若列眉  
而人給一節手注其端以爲符驗猾胥老吏舉  
莫能軒釋其中神明之頌監於遠近者其

獨若此且尤雅重學校揭官常六事卽以學校  
并其首與士人接無衆寡延之如禮恤貧錄節  
又於所重者亟周之爲學宮起廢出邑貯百金  
佐以歲俸鳩傭省試逾月而一新焉不擾民一  
錢一役而頓遠舊觀於是士民交德公它如游  
惰必懲流移悉復玩法舞文之禁厲巡邏緝盜  
老戒嚴而竟與若輩相安於無事良法善政未

易枚舉大都燧燿當時昭垂後世卓乎循良懿  
範矣由此而竟其施何功不寡乃年甫五十而  
卒於官天之報施善人是耶非耶究所由來以  
公視國如家每事必親務期確當而後已一有  
不合雖繼日待且不言勞也公其以身殉國者  
哉夫公卒時遺孤八歲奉太翁扶櫬還民無遠  
近肩摩踵接揮淚成雨雖窮谷老稚力不能前  
者亦皆竚望良號行道者目之且爲潸然出涕  
也嗚呼方公居官之日奉若神明親若枯恃及  
捐賓客而民之嚮悼之情如養考妣生榮死哀  
公之謂與夫今之民皆戴澤之民哀慕情殷亡  
論已即使世八厘更而良法昭垂可永傳於後  
人善其法而遵所從來將百世無殊且喜也三  
年德政百世民心公亦何憾於不永耶試觀西  
漢循良其人往矣而至今諱吏治者必歸之非  
以有可據者在與今斯石具而後之人一觀斯  
石而公且儼然在目直與西漢並傳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昔也公亦何憾於公之不永耶然則

今之勒石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謹識時萬歷三十三年乙巳季夏中浣之吉

觀德亭記

朱國梓

邑令

丈夫生三日卽有弧矢之設以射天地四方乃博士家謬謂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則於射之一事不啻鄙薄而棄擲之者何也余謂射固非吾儒第一義然而六藝之中射居其一亦君子之事也今之名流搦管則欣然挽弓則愕然豈知賦詩未能建功而天由事業乃於三箭得之耶余之箕裘在弘矢而余則屬意鉛槧今日長吏之責兵戎禮樂兩者不得獨舉亦不容偏廢然時方不靜變出非常則兵戎尤屬急務余仍復羣斯人而董之射縣治之西北隅有隙地焉以爲演習之所中有小亭前座因借其材移建于城隈名曰觀德亭原亭乃前任憲公所作用以娛賓客燕僚友雅歌投壺之地余非薄前人所爲而變置之也當暇豫則適情詩酒遇倥

總則留意決拾時不同也余轉覺今日之拮据

不能如前人之曠逸耳過此以往雪耻除寇會  
見太平物色則後人之視此亭因時制宜余亦  
不能逆觀云因是而爲之記

國朝

重建奇泉寺記

嘉善其志郭守謙邑人

奇泉寺溯始開山沒滅不知爲誰氏由其地  
之規繹命名之義殆離塵入道愴然物外者之  
所爲也後之人踵事增華代有修飾邑士潛確  
下董帷者率借榻其間即余家高曾下及諸昆  
季皆從此尚論古人其他先後明賢尤背趾相  
望每晨昏梵唄書聲迭爲倡和而苾芻卓錫之  
區遂爲囊螢映雪者視之若共局矣無他蒼山  
川幽勝林卉菁蔥繞二三里外迴流泉曲折而  
來忘其身在人間世也然其棲神之宇爲風雨  
所摧簷壁受傷勢將及梁木山門圯廢幾類荒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異

祠且東西兩配殿退出垣外與寶壇隔別以居  
而僧俗往來行徑卽經其戶檻之前衡之體制  
更屬天宜僧行現自童年剃草至髮疑霜舌

貌朴心望之如野鶴焚香誦咒以外惟耕田種  
樹食力尊生罄禪囊無擔石之儲而思爲鼎建  
之舉又羞持募簿不樂以作興重費困我鄉人  
減衣損食積之數十年前而後乃次第經營于  
數年之內乙亥春始造山門盡出已力至乙酉  
大殿成丁亥配殿竣凡其得之乞化者十至四  
五而悉索鉢資者十至五六舊時一切簡陋按  
格更張而工則務集其良材則務求其美簷牙  
椽角如鳥斯飛金碧輝煌雲霞掩映不惟較疇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記

曩什伯相懸卽牟東諸古剎求其與之頡頏者  
指未可一二屈也今而後慈室巍峩慧門清迥  
佛以像教僧以燈傳近之可以起愚夫婦善信  
之心遠之可以悚大奸雄殺伐之志豈惟學士  
大夫家概白雲一塢避囂塵對聖賢而已也若  
夫搜奇於地紀勝於泉昔人已有記之者茲不  
再勦嘗順治七年庚寅春二月之吉

移建陰主廟記

王鶴

祀陰主次居八神之四史封禪書曰八神將自

古而有之又曰或自太公以來作之大都其起時荒遠矣八廟俱在齊陰主則祀三山師古註謂海內三神山殊不經漢地里志三山在曲成縣隸東萊郡曲成久廢登郡志載其地卽今招遠縣也招遠鄰萊今萊郡北入海數十里有三山島或其地云其地距福祿二百里而遙卽史漢所紀諸祀初年所謂礪山者則陰主祀福之礪山非古或謂秦始皇東祀改置于此近是曰陽曰陰八神之祠福邑遂有其二每歲具少牢以春三月三日祀之宋在邑東至秋七月七日祀礪山在邑西春陽秋陰東生西成厥義固有取也舊祠僅破之東小山背之碑半塞于礪之表裏無所控縱其址復隆巖巖瀾水漲發衝蝕其廟貌易頽明之季歲頽饑里社不自給卒莫具先大夫爲之代備歷十餘年後祠益圯塑像縱寂潦成塗泥致祭者登頓崎嶇陳牲物于瓦礫枳棘間草草耳矣一國朝順治六年己丑春先大夫詔余曰祀典有其舉之不可廢也陽主

祠吾往以舟泊其島修葺之今陰主祠圯此雖  
有土者之事吾家居近亦卽吾事也顧有說神  
所棲必山水佳勝處舊址隘且受水害磁之北  
陲有馬山者爲吾別墅地相其峯巒秀峙溪水  
前滌北面石埠揖對有觀瞻又昔所樹松已多  
拱抱挺挺謖謖精靈其式憑乎可移置焉汝其  
告之官時三韓李公諱騰龍爲邑宰余以告公  
曰可夏四月先大夫具香祝率余昭告神以遷  
意乃規畫馬山之陰計正殿兩廡戟門若干間  
遂庀材鳩工不煩他人一錢先建正殿循舊制  
塑像刻期告成秋七月李公卽其新阡以致祭  
焉福之爲邑磁中發乎艾作高于西南之梁終  
乎墓納氣於東北兩山相雄長也陽主祠故置  
之梁西南麓陰主祠今置磁山東北麓兩祠又  
相顧望岩巒競爽海水泱泱濛濛澎湃其前後  
覽者稱善其廡若門材已治將次第就而先大  
夫遽去世此余小子之責也夫謹原其移建之

由而爲記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記

吳

邑東南翠巒層出獨芝陽山引首抱郭遠列五峰西二峰古有洞有洞東三峰蕪而莫問久矣

明季浙江周公諱翼龍來令吾邑登城樓東南望手摩東三峰之中曰此地氣聚處築其巔必有以文章政事顯者時魁星樓久圯于南城因謀之衆而議建于此越明年方告土木神而公擢郡司馬去壬午科來躋賢書得兩人邑侯李公諱騰龍謀之學博楊公愛復踵周公之議又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序

告土木神而三擢天垣諫議矣三擢泉山司理矣甲午科來躋賢書復得兩人考周公創議以前三米餘年必待議及此而科名與由周公創議以後半餘年必待再議及此而科名與因思吾邑之前達驄臺玉堂方伯三千石司寇大司馬交章政事麟炳天家孰非藉地氣而興者而猶必餘此地以貽後人耶矧自有議來丁亥乙未戊戌時策者多當旨待輦轂繼起前業有日有人越巖屨復有踵周公之議者聞辭請于邑

侯申公公諱修河南人允其請時值五月之中蔚  
歸自都聞其議思魁以星著位四于天司三于  
地賞功進爵爲人文宗炤而吾邑烏可久缺祠  
所隨不揣以身任之申公卽時命日者擇吉祝  
者告神監者號王家君因蔚與有責力主不動  
及公役官匠而朝夕課問于旁又得主君式以  
兄命自京來實分其勞鄉君行著屋居山下聊  
備不時且不分橫經荷鋤皆懽忻鼓舞輸貲貲  
有益輸力力有補未五日而范金合主得其利  
未十日而桷檣楹宜其施未匝月而金碧丹  
粉足其色內支亮格外用護門臺跨四會窻闢  
三元設像手中照映玲瓏拂霞皆紫近日得紅  
蛤爐爲檻北海爲屏翼張兩掖鳳凰青龍沙隄  
列爲內帳仙人拜其下風艾頂露于西之梁峙  
其東會兩河之桃浪縮百里之山城當其未成  
人苦曠乾及其旣成膏雨渥連農歌市語爲之  
怡顏雨多水漲天光未放慶成之日而獨晴亮  
敢曰人感實由天相是之耆舊來觀者曰嘻周

公懸議申公考成神固馨德地益鍾靈讀書者  
勿庸借口地氣矣父母吾鄉師傳吾鄉其在斯  
也因以石記前誌不惑靈非滌醜三日鼓社  
瓦室福侯張公兩異政記曰與並蕭文蔚不  
嘗讀循良傳景其行事無非盡乎理之常迨理  
積而數應如神雀靈芝後世猶譏其誣是數之  
云異者固不可概信之恒人亦不能必得之君  
子若夫三異之稱不過謂非習于聞見之事耳  
及人得躬被之乃信史之揄揚非妄且恐形容  
有不能盡也中甫張侯自下車迄今刑旣省歛  
旣薄貧旣周弱旣恤民受之如飴鼠飲河腹滿  
而止不見有異者已二年餘乙巳春則異在禱  
雨焉時旱魃爲虐將三閱月苗盡枯民皆謀賣  
兒典身且憂無受之者公曰是誰之咎而令吾  
民至此乃步禱各廟詞婉切與泣漑下旁不忍  
聞旣夢顯佑伯指示移壇北極廟三日遠近皆  
雨矣已稿之苗另吐微穗民和根刈之而向之  
鵠面鳩形者始有起色無翳桑之慮矣尤蒙

皇帝允膺撫軍請撫免通省租賦而邑民復省供應  
隨皆賴之獲安全方之築虛致雨存于時彥者  
卧薪致雨有戴封者公則與之各成其異也丙  
年秋荒異在祭蝗焉七月既望民間已以穀林  
薦先矣突有蝗自西南來南朱等社民奔哭如  
避兵公冒暑單騎揮汗和淚馳祭其神而懇以  
凄婉之語責以勸駕之詞祝蟲蝗即飛起不復  
下經宿未噬一稱語朝由故道回矣聞蝗之頭  
赤頭黑者各因所行之政爲感召豈公之境而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五

猶容此類耶方之魯恭令中牟王况守陳留而  
昔稱蝗不入境公則與之同有其異也然正爲  
古人曾有其異也後世隨勳爲祝頌詞厥詞乃  
陳爲套語矣今公之實政若斯而陳詞不令之  
益新與民有歌曰從春借貸望禾償呼兒看禾  
禾半黃指兒指禾頻顧慮禾熟纔不賣兒耶忽  
見飛蝗遮天至鶴立隴頭淚幾行去年幸公能  
感雨令歲望公再驅蝗果然蝗返來時路家家  
擲鼓禾上場到喬飛鳥雖多幻宓子鳴琴不下

堂何似我公祈禱苦近走城市遠走鄉古人三  
異光史冊我公兩異照旗常惟望袁安秉節鉞  
表茲鴻勳到古廟廊空開會燕文各三宰以表

百年義圃記

圖在縣治西

即中王商樞寧海人

癸卯之夏人岳長兄構草堂數楹教諸子姪址  
甚幽敞宇殊峻起命予題其額曰義圃憶自我  
仁翁以義聲馳譽海內且以義方誨我諸昆弟  
今諸昆弟更復義爲朝行一堂之內已十六人  
蔚蔚藹藹莫不惟義是遵予嘗自名其堂曰式  
義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義

好齋曰怡庵此不過自了一室耳此圃以之承  
先以之啟後內而室家外而堂君國允矣其仁  
人之信乎登覽者數內且以義式稱其類其  
墓商邱宋公祠堂碑記其文曰王商樞

福山古黃厓地自金元置縣更今各距今垂六  
百年起令祀名宦者僅三人其一則商邱宋公  
也公令福山在明萬歷間有惠政居三年以疾  
卒官遺孤甫八歲扶匱歸邑人相率持香幣走  
送男婦耄倪奔走相趨於道號哭聲裊沸至數

百里不忍夫昌陽孫給事善吉爲作墮淚碑紀其事邑人則相率聚哭禱下久之相與謀曰是未足報公也則相率詣縣請祀公名宦扶服蛾伏者將千人縣爲上之於府於督學道核實祀公如著令己又相與謀曰是猶未足報公也則又相率詣縣言願贖私錢建專祠祀公旣得請建祠西關外嶽廟之右舉給事所認碑植之南榮歲時朔望邑人則相率持香幣扶笻曳屣奔走伏謁祠下如初益虔於是屈指公之沒蓋九十餘年矣歲久祠漸圯丹堊漫漶楹廡垣墻父老皆以爲歉謀更新會子得告歸欣然倡之邑人趨之先是祠在嶽廟垣外墮地主守無人風雨不戒乃謀改卜今址置之廟垣內稍東得隙地廣袤若干丈尺爲堂爲門爲廡易故而新翼翼枚枚旣訖工廟之黃冠敬謹守之爲之司鑰牲共灑掃予周覽祠下慨然嘆興嗟乎豈繁吾邑風俗之厚能不惠賢令如是蓋賢令功德之

有入者深矣父老謀鑿石紀重建月日則以屬

子子維孫公碑具載邑紳士姓名先大夫實與焉予小子何敢辭嘗讀漢史朱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民果共爲邑起塚立祠歲時祠祭不絕由公絜之可謂一轍顧邑之後未聞有顯者漢宣詔賜邑子黃金百斤而史不著其名又邑之言曰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竊疑邑之子孫或未必賢公子文康公起家進士國初爲名宰相卽曩八歲孤也冢宰中丞公榮以蔭子歷官今方開府江南清節重朝野孫曾數百人皆仕宦家門鼎盛蓋賢於邑多矣嗚呼方公之以喪歸也孤童侍爨爨兩爨上奉白首之王父蹣跚二千餘里路人實涕幾疑於天道之無知豈意其後日乃至此哉然則天者報施廉吏顧不厚歟而天下後世之爲吏而廉者不益有勸歟於是作迎享送神辭三章並刻之石俾歌以祀焉公諱沾號復宇世爲河南之潯陽人萬曆辛申舉人其德政惠愛孫給事碑著之誅也後子具

論云祠成之歲康熙三十四年正月也其辭曰  
之翠青兮厯屨祠宇屹兮鬼穰公神來遊兮晏  
煥靈風颯兮翻兩旗願珥節兮裴徊華堂孔安  
兮歆享祀右迎神

鏗華鯨兮鼙鼓竿瑟繁會兮芭舞酌羽觴兮附  
齊騰螭儼兮羹鰵魚公顧予兮色笑前召父兮  
後杜母右享神

回風激兮滄海波雲冥冥兮日又斜公不久留  
兮奈何福我老穉兮婆娑菽藿黍兮滿篝車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記

五

我子兮我孫承俎豆兮無佗

右送神

鳳凰山廟碑記

陳汝弼

邑人

蓋聞五方作鎮標岱嶽爲宗盟十劫廻輪載清  
宮之寶籙故萬川月滿光分億萬之身千界神  
周威遍大千之世看羣山之東走莫非爲兒派  
孫枝對金爵之南飛相望乎離宮別殿嘉山名  
之自古嗟鳳去以何年雖廟貌依然未改青松  
之色而山靈如在誰騰紫霧之烟慨自朱戶雲  
封竹送清溪之夜月綠苔草砌苔移玉座之早

春閨闈換而歌舞莫新閨闈開而衣冠誰拜舊  
俗縱存其祠廟空山應泣乎鬼神從來荒涼寂  
寞之悶風雨而山靈垂淚寥落幽棲之地猖狂  
而野鬼嘯呼豈獨悲來而人嘆滄波抑亦時去  
而神遭白眼聖母於是赫我神威立醒千家之  
夢寐乘其道艘潛通萬姓之精誠詔祀典以時  
修薦昭格於冥漠儼神光之充塞集幽禪於盛  
明方其月窟黑而扶桑寒田燭紅而曉星落聽  
鐘聲之砰磕餘響振乎山林裊香霧之氤氳清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策

芬拂乎草木分屯軫轡如觀夫繡浪金波歛蕪  
蕨裝不啻乎雲稠藻籍元澤淡泞乎無極殷薦  
綢繆于至精非覩夫擁節與乘麟曷爲乎紛綸  
而修聳豈非神保是格有嚴有翼祀事孔明時  
萬時億列乎中之黑簿現堂下之金鐘返葛天  
之淳風登斯人于壽域蓋由夫禎祥奔會霜露  
調均時和歲稔物阜民安故能薦地膏之清香  
建羅天之勝會昭威靈之儼爽永盛事而如斯  
詎云誇士女之遊觀實足占太平之有象將使

聞聲者相感接踵者流傳是用勒之貞珉與此  
山以俱永

增築南堤記 康熙己丑南河總督謝乃實 邑人

邑城南距山可二里許地最窪瀆河舊有堤不  
知所始明天順時邑侯段公重修載邑志頗悉  
及今二百餘年日漸圯廢堤上僅可容足每逢  
積霖居人懼患多避居山上戊辰秋大水一夕  
有物激水撼堤巨聲若雷堤陷深潭中凡四五  
丈其餘存者不能盈尺邑人大懼皆與余言往  
視之危甚乃告諸邑侯胡公捐俸爲紳士倡而  
紳士居民亦皆樂於捐助于堤之西買陳梅地  
二畝鹿生地一畝六分時值歲饑就食者衆不  
動公役人子僱直余自朝抵暮不避風日晝事

堤上四旬有奇諸同志亦輪流督工未嘗少懈

堤既成高如其舊廣倍之堤西作渠深八尺除

增築堤外連渠並渠西間地南濶十七尺北濶

二十尺濬濶十八尺南北七十餘丈立石柱爲

界地東植柳數百株凡用錢若干而功竣以其

至庚午春與諸同志各出楊柳杏桃等樹植堤  
西渠中亦忽生小柳數百株今甫四載綠柳成  
陰桃杏夾岸每值春夏之交輒與同志二三輩  
來遊堤上賞其嬾嫋繽紛之致沽酒近市臨流  
對酌直待明月當空陶然皆醉蓋不獨水患旣  
防兼有沂水舞雩之樂也或曰吾今植此樹也  
可謂勤矣異日合圍成抱有利斯材者吾等亦  
徒勞耳余曰不然凡物在官者民不得而私也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卒

在民者官亦不得而取也斯樹也不在官不在  
民惟堤有耳堤無知者也而能捍封邑之水患  
則有德者也有德者之物而我欺其無知而取  
之是不好善也夫夫之好善亦誰不如我哉苟  
昧好善之戒撤水患之防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重修文廟記

翰林院  
編修

陳遷鶴

晉江

國家治安視文教文教之興視學校學校之制  
門墻宮殿巍然煥然以供  
先聖先賢歲遇春秋上丁有司如期致祀與於祭

者莫不循循於簋盥豆登之下油油於鐘磬杲  
瑟之旁肅然以敬雍然以和所謂生民未有使  
人得以由是路出入是門者由廟宇修而祀典  
明也其或長吏薦紳漫不加意底於歲久廟蕪  
簷甍傾欹几筵闕汶主祭者無所致其寅清承  
祭者無所用其奔走苟且從事不復知有禮樂  
之詳備教化自此壅而不行矣我

皇上尊師重道東巡

駕幸闕里

御製碑文親書立石又發帑金重修廟貌工成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三

遣皇子致祭天下學宮咸勤垣墉飾丹堊仰成

聖天子興道振治之休風福山地邑褊小廟湫且隘

有明大尹段君堅擴其基宇而規範始闕二百  
餘年間隨時修整因得不廢邇者風雨搖之民  
居侵之幾乎棟橈椽摧非其舊矣邑人謝乃實  
乃果兄弟同舉戊辰進士縣令胡君文炳廣文  
馮君入穀以興學爲已任委乃實荷此事乃實  
謀於通邑募金三百兩於是重修大殿兩廡新  
粧聖像兩廡各立磚臺五間以供木主四配

十哲木主俱易以新者又重修戟門泮池四周  
墼以磚欄櫺星門樹柵欄門外立玲瓏照壁及  
德配天地二坊自櫺星門至戟門新砌甬道十  
數丈植柏數十株名宦鄉賢並葺其祠環廟旁  
址爲民所居者易以東西開地廟四界遂端以  
方修廟始於康熙三十有一年二月報竣於三  
十有二年四月蓋十有四月而工畢旣落成乃  
實以垂紀傳遠職在史官命乃果言於遷鶴夫  
福山山左之僻壤也其在書曰東漸於海又曰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記

三

至於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唐虞成周之盛萬邦  
黎獻無思不服於東徧實蒸蒸焉

朝廷文教遐敷家塾黨庠盡人興行福山雖小邑而  
其人厚重以文其俗質朴以忠歌誦相聞冠蓋  
相望建學明倫倡導使然耳今乃實釐其舊而  
鼎其新官墻之美煥煥巍巍過廟之人起仰止  
之心入廟之士生顯承之志以章聖道以宣王  
化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於此焉在是不可以不  
記也敬述其事而爲之記康熙二十二年仲夏

穀旦

文景

內

德

業

四

面

木 重修文廟記

雍正丙午

謝乃棠

邑人

昔者立學必釋奠于

先聖先師蓋溯本窮源顯宗標準使羣知典型之在

望確有依歸亦步亦趨視履罔越也且從事駿

奔動遵禮法貌恭心肅迺可入德故其人能無

虧各教有禪邦家興賢育材皆自此始則尊師

重道豈非作人首務哉我

國家雅化翔洽文教覃敷荒裔遠徼尤被無窮矧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奎

齊魯名藩壤接畿輔詩書絃誦漸染尤深尊師

重道當復奚若福山 聖廟規模壯麗屹然巨

觀建自前賢邑侯段公歷有年所繕葺頽仍矣

歲已己果兄乃實邀同志諸人竭力募修表裏

完固近三十年漂搖風雨漸須塗墍司訓郝公

與果復邀同志諸人募修邑侯羅公指賞爲之

倡時正殿上有敝瓦簷有朽椽前柱內欹菱花

木福不可啟閉謀諸工匠知其不動墻垣可扶

而正爰是內加橫梁四面撐持勢始益堅補舊

增新餘皆次第就理乃爲之丹雘煥采而工竣於戲道在尼山天地永久廟貌尊嚴俎豆生輝學者秀毓斯世受陶甄蔚爲上國之光惠徼明神之庇執事有恪斯文其日顯乎瞻仰宮墻思所以尊師而重道則鳩工庀材營造相續分固宜然耳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卷之十一 文翰記 嘉平邑侯程公修城碑記 嘉平王中將

福邑濱海要區也城垣之建自金始歷元暨明

至今將六百餘年風雨薄蝕河水冲激自康熙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嘉

至十九年間已多傾損後經霖潦雨水浸灌傾

圯者竟三百七十餘丈有奇矣雍正癸丑五月在

嘉平邑侯程公大模來官茲土甫下車集紳士

耆老詢民利病卽留心地方閱視城垣而思修

葺之甲寅春公先修水利治城北流子河量地

濬渠使窪潦皆成沃壤旣又設滾單法賦役彌

清未數月緣城濱大河每值淫雨輒泛漲城舊

有護堤寢潰公捐俸修築石壁鱗次充足衛城

郭而護民居公之大有造於吾邑者已數數矣

至修城大工乃于乙卯始終其事自客冬籌募  
公首捐俸銀百兩邑中人亦樂賢父母倡此義  
舉也胥不惜量力解囊多寡以從春正月諏日  
興堵擇邑東生監司襄厥事者九人爲督而以  
鄉耆老成佐之公餘之暇仍身親省試自朝至  
於日中晷勿憚頽焉其間節財用善估料覓匠  
傭役隨時給價較民間有浮餘而無短少無非  
公周詳擘畫善體人情而爲之所以自開工之  
始以訖于成歲北月間圯者修敝者葺雉堞完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三

新棟宇巍煥燦燦金湯永言無替皆公賜也夫  
昔之人以文章事業命一世者往往隴所至必  
有所傳若汝南之岳陽廬陵之豐樂蘇長公之  
凌虛喜雨諸創作皆有文以紀其事而奕世且  
留爲勝蹟况公鞏封邑於磐石垂千年而不朽  
俾民父貽其子子貽其孫者罔不享大德而樂  
兼年是真不愧爲民之父母勒諸金石紀實  
也豈溢美哉百兩邑中人亦樂賢父母也  
至外之累百刻記

福邑之界由來舊矣神禹嚳夷既畧而後帝王  
警蹕所臨僅及五岳迨周室東遷時邁之典無  
聞祭告之禮不舉卽秦華嵩恒亦爲空谷而無  
足音之界之境倘非祖龍一遊亦就湮沒倘非  
有石刻一碣此地亦僅如漢武之祠入神唐宗  
之征高麗後之人不過云某某曾經此地安能  
使學士大夫歛歎感慨神往於其際哉然而石  
刻及今不存矣夫上天下地往古來今其間物  
有存亡事有興廢皆有天焉非人所爲也漢晉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奕

隋唐以及南宋千有餘年東廕之地祇有總攝  
大僚責無旁守此碣巋然獨存及金劉置吏至  
今歷時未久而碣歸何地或云沉之亦底或云  
碎而置之瓦礫杳不可踪矣無官守而碣在有  
官守而碣未毋乃有天爲之象士大夫歛慕其  
文字竟不可得爲之歛歎感慨神往於其際歎  
古今之須臾盛衰之虛幻豈獨爲秦皇惜哉說  
者又謂甘泉腴田曲徑斜通之界老圃也峭壁  
如削下臨汪洋之界之背也峯高百仞可觀日

皇 出齊康之塚存焉之罘之頂也內有穴如室橫  
石如門潮汐出入異草生香可聞不可辨之罘  
之心腹也外有小山數點岩石參差卉木鬱蔥  
之罘之手足皮毛也面也背也心腹也手足皮  
毛也塊然具在而獨不能於此石刻爲之維持  
呵護長留天地以供後人之憑弔則謂之罘無  
靈可也將毋之罘之靈用爲盛世之保障四境  
之險衛以承天之所命不肩戀戀於秦皇之一  
片石乎石刻立於秦皇之末年廢於前明之中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七

葉其篆文猶存於司馬氏之史好古者皆讀之  
矣茲不贅

靈夏邑侯何公修福聖寺碑記

臣人

寺胡以福聖名佛之生始於周昭王五十四年  
四月八日有五色光貫太微占者謂西方有聖  
人生金剛經云轉輪聖王卽是如來此聖所由  
名也其名福者或卽因邑以福各署之嘉號以  
爲地方庇佑且我異草生香可聞不可辨之罘

皇上功德無量果洽重熙極盛壽一統之盛正不啻

大雄氏法雨霖霖慈雲普蔭有大千而荒三界

故

龍亭特駐於斯不時瞻仰則茲寺非獨爲一邑招提  
之首實共稟萬國衣冠之拜也尚可任其興廢  
哉先是金大定三年創建梵宇於西郭門內後  
歷二百餘載至明成化七年重加修整嗣是以  
其事來興廢無常迄今殿宇摧殘山門傾頽選佛場  
中祇成瓦礫拜賀之下幾至曠越貽羞我邑侯  
何公樂善幸蒞此土三年內政簡刑清人慶安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安

堵而起廢振衰事難枚舉其大者功著清淨已  
見於長堤蜿蜒乃更以此寺漸圯不克展敬

君事神之心用是拳拳又不欲令衲子沿門持鉢煩  
惱衆生遂不惜捐俸胙篋曲爲擘畫約費六百  
餘金朝夕借邑尉蕭公式基暨邑中諸生躬親  
督理庀材鳩工煥然一新其所爲起廢振衰者  
允堪垂諸不朽而禮法王奉法偈尤見虎拜稽

首

天子萬年之至願焉爰不揣謏陋而爲之記

大海之濱有山南北列三峯突兀如筆架形望  
之者疑爲三島也實則磁山也山半有古刹焉  
輝煌金碧光彩照人望之者疑爲珠宮貝闕也  
實則磁山庵也未至庵則如步天梯登棧閣仰  
攀屢息莫知所極山中之石橙也已而如鳴琴  
如急雨如驚濤駭浪自樹間來徐而聆之則庵  
外之松風也於是歷山門憩庵平恍疑此身在  
雲霄間以爲此山之奇盡此矣乃復繞庵旁出  
庵後俯仰而周覽焉見若錦帳若畫屏若金城  
之橫亘陡起如削則庵後一帶翠壁也壁之上  
有若龍翔若鳳翥若猿猱之倒掛盤錯而交橫  
則懸壁之古樹也樹下有古洞洞已斜出又有  
若縞帶若素練若銀河之橫斜束山之腰絡山  
之腹宛轉而過厨下者則飛流之奇泉也他若  
琉璃萬頃海波平矣火雲千疊初日升矣蒼烟  
數點村落密矣一羣橫飛軸轆過矣是皆可收  
入坐臨中者旣乃循故道而下見夫對面南山

勢若朝拱詢之則之采也夫之采何奇而光於  
史冊此山何遜而僅誌邑乘蓋秦皇之馬跡不  
至漢武之車轍不及所以雖多奇勝亦埋沒於  
荒烟蔓草中耳是故旣賞之又從而惜之惜其  
無鉅錡潭西小邱之遭也是爲記

莫何築修清洋河石堤記

知府陳球海寧人

自昔爲民牧者鮮不以禦災捍患爲已責而修  
利堤防其一端也福山清洋河發源棲霞之靈  
山自西南蜿蜒東注延袤百五十餘里繞郭而  
北與大姑河匯流入海夏秋雨甚水勢驟漲下  
流不及洩輒怒而反擊鼇作鯨吞薄城上射舊  
所築土堤日久就圯不足以障其瀾猝遇泛溢  
莫可阻遏其爲城垣及民居廬舍患者舊矣余  
自陽平承命擢守東牟卽飭邑令隨宜修  
治罔見成效已卯春濟源何君各樂善來宰斯  
邑蒞任後興利除害百政具舉余深倚重之是  
年七月內河流漲溢邑人震恐羣議改築石堤  
何君慨捐廉俸率先倡導一時紳士庶姓樂事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七

勸功輸將恐後遂於冬月水落鳩工經始委生  
監蕭楨隋光第謝建謨王元寧王吉人史贊唐  
遲怡昌安泰賴延輝蕭邦俊謝賡謨徐志立謝  
廣謨王僕共董其專築土堤爲址高一丈零五  
寸長一百二十五丈七尺餘其近水一面則砌  
石以爲外捍下廣四尺上廣三尺高與長與土  
堤等庚辰四月竣事叙其顛末聞之於余余思  
一利之興一害之除惟以垂諸久遠爲可貴何  
君創建石堤爲民捍患厥功懋矣苟後之司牧  
不蔑棄前人之業順時增葺使得固其堤於不  
壞余不更有厚望乎爰勒數語以嘉何君之功  
并最異日之守其成者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七

邑侯何公修南石堤碑記

蕭梅年

邑人

福邑環城有二水內則清洋外則大姑清洋逼  
城尤近水勢彌濶蓋闔邑之巨津一城之雄衛  
也滙棲邑之分派源發靈山對姑水而雙清波  
流滄海以城環邑城固而邑乃安以水護城堤  
堅而水不溢然而夏霖秋潦每貽衝突之憂地

窄民稠難作蓄洩之計在昔數行新柳擁衛河  
干迄今一線微堤橫侵田畝倘不及時修整且  
將到處漂流我邑侯何公樂善秀鍾中州符分  
東國甫臨此地共戴三天爲保障不爲繭絲有  
猷有守歌嚴君並歌慈母亦猛亦寬寧誇卧閣  
懸鞭常警荏苒之益還念鋤奸誅慝共爲耕鑿  
之氓四知稟而命已生塵五袴謠而人皆安堵  
乃甘棠庇處業沐鴻恩而陰雨膏時復憂鯨浪  
適值去秋河漲灶產蛙鳴遂令危岸土崩堤穿  
蟻穴處處將成澤國家家僅免波臣我邑侯素  
軫民艱乍聞心惻墨綬初分數月早思患而預  
防仁風遍被三春務植基於不拔觀南堤之近  
郭牆壁宜堅望北溟而朝宗濤聲可畏不嫌首  
唱因集衆擊破化者並無爾界此疆承命者尤  
願同舟共濟一呼百諾助石輸金萬杵千夫雷  
鳴雨集我邑侯朝夕借邑尉蕭公式基暨邑中  
諸生監精心擘畫盡力經營日對清流父老喜  
親色笑時聞風駕士民欣接風光戒勿亟雨子

來擇可勞其誰怨程功雖大指日已成堤截如  
虹旣擅山川之勝波平若鏡益增城邑之堅佇  
看河伯安瀾總費神君清慮爰勒石以不朽永  
戴德於勿忘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七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記

七

重修福山城碑記

補入

程大模

邑令

福邑舊兩水鎮也置爲縣自金始蓋阜昌中羣盜蜂起往來剽劫鎮當其衝劉豫行邊因立爲縣夫疆圉旣所以固封守則城池卽所以壯金湯柰數傳而後風雨飄搖人畜蹂躪雉堞漸以傾圯垣墻日以坍塌內外無閑觀瞻更莫肅焉癸丑歲余承乏茲邑履任之始卽欲圖整飭特以工程浩大未敢遽議時郡司馬陳公以終養歸里乘間語余曰此余舅父太常公之素志也公雖服政都門每惓惓以吾邑城垣爲念二三戚友亦咸喻公志而欲爲助之但守土者公務倥傯遜謝未遑徒成築室之謀耳語未卒余不禁躍然起曰此盛舉也固守土者之所深望而不可必得者也而顧以倥傯謝乎倘公猶初志則有其倡自必有與和斯城之修可計日待也陳公欣然喜商諸公之季君杲蓋公有子六人其四皆登顯秩幼隨任所惟季君杲以年尚少食於家然固年少老成者樂成公志致書於公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書

公遂慨以千金率先捐助陳公亦慨以三百金  
繼之且葺葺以將伯之呼屬余焉爰集邑之縉  
紳先生曾與往來者面議之在城則謝君光紀  
李君時發謝君光祖蕭君潤蕭君勅蕭君勛王  
君板王君架在鄉則劉君懋泰鹿君繼念之數  
君者皆邑之望行成名立不因人俯仰者聞之  
莫不齊聲附和各量其家之豐嗇而捐貲無少  
吝焉至諸生散處四境不能遍告因諮於學博  
王公克紹宋公振世社擇一二人以爲之首令  
其轉相傳布兩公正已率物留心課導門下多  
端方士且亦樂此事之有成也欣舉其素所賞  
識者以示余余進而語之故各給一簿四鄉紳  
士願捐者聽多寡勿論至里民雖殷實戒勿過  
問乃人爭自効亦以不獲與捐爲恨卻之不能  
不一月登計者不下千金合前所捐已三千八  
百有奇計估值所需殆過之矣吾於是而益見  
聖天子仁恩德化其入人之深而感人之切也夫學  
士大夫服古橫經身邀寵錫之榮心通君臣之

義捐貲奉上分猶應爾至凡百衆庶伏處閭閻  
耕鑿而外誰復關情乃一聞此舉而亦樂輸恐  
後此豈無所感發而然乎蓋福邑沿山濱海有  
明以前寇盜間發水陸皆無寧處自我

朝定鼎聖作物睹中外一家數十年來休養生息  
民有餘財復有餘力故忠君愛上之心油然而  
生而趨事奉公之舉歡然以赴不然苟非其心  
之所欲雖強迫之不應也而願願効愬忱如是  
哉余旣感王公之高義復觀人心之大同而益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其

信陳公之不余欺也爰請於上擇日鳩工但余  
以簿書鞅掌之身亦難獨任因屬邑尉方董其  
事更擇邑之有材幹者九人相與分理於是收  
發出入則有監生郭之郁生員謝光冕掌管物  
料則有生員初茂文郭之邢監生于士懋催督  
工作則有生員王鏞徐志傑王泰監生陳默而  
余復檢鄉約數人頭役數人以供臂指時與方  
尉後先巡視是九人者皆公爾忘私勞瘁不辭  
始終弗懈而鄉約頭役以及工匠亦殫心竭力

遵公旬之令而効子來之軌自二月下旬始六  
月中旬告竣計其所修凡二十四處共一百八  
十餘丈東西二城樓皆新建工成之後週圍環  
視則見垣牆鞏固雉堞輝煌城旣高且厚池復  
寬以深不特內外有閑亦且觀瞻益肅矣顧余  
更有望於此夫今日旣圖所以修之異日尤當  
思所以保之蓋斯城咫尺清洋其所恃以捍外  
者南堤也城本石砌其所恃以固內者培城也  
南堤不修則河水之衝激堪虞培城不固則隳  
石之崩潰可虞余故於城工未動之始先築南  
堤以衛其衝城工旣起之後卽護培城以防其  
潰凡爲斯城計久長者亦幾費躊躇矣但此城  
億萬斯年而余則有時而去能保其久而不敝  
乎是所望於後之君子也且

十籍交東西二城樓皆新建工成之後週圍環  
視則見垣牆鞏固雉堞輝煌城旣高且厚池復  
寬以深不特內外有閑亦且觀瞻益肅矣顧余  
更有望於此夫今日旣圖所以修之異日尤當  
思所以保之蓋斯城咫尺清洋其所恃以捍外  
者南堤也城本石砌其所恃以固內者培城也  
南堤不修則河水之衝激堪虞培城不固則隳  
石之崩潰可虞余故於城工未動之始先築南  
堤以衛其衝城工旣起之後卽護培城以防其  
潰凡爲斯城計久長者亦幾費躊躇矣但此城  
億萬斯年而余則有時而去能保其久而不敝  
乎是所望於後之君子也且

文

明

城守論諸生文

正德六年

高

越

邑教諭

竊以文事必有武備古之格言地利不如人和

兵之要說既同康子之患盜須效墨氏之守城

約爾諸生分爲十部各率家衆人守一陣聽一

人之指揮作衆人之耳目當主憂而臣辱幸師

嚴而友親若不斷金恐將焚玉每懷靡及不得

不然寧甘退舍于絃歌須寓折衝於俎豆運籌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夫

于白屋忠憤出詩書受策于青衿聲靈薄海甸

念子位卑祿薄不係重輕影子形單易于趨避

今欲報數年之作養衛闔邑之生靈不敢私身

雖萬人而獨往有如此水遇百折以不回况爾

有室有家多材多藝能合衆而爲一必以十而

當千尚冀同心更勞協力克勝原由多筭彙征

期奏膚功倘或面順心違非吾徒也萬一始勤

終怠惟天鑒之大畧如此誓言不再

告神文

高越

茲因鼠輩敢肆狼貪天地不容神人共怒今率  
本學生員人等護守城池身不與此賊俱存心  
欲與斯城共固伏願相我有用之學誅彼無君  
之徒使蒼生仗其高深則血食享于永久衆已  
諭矣神其聽之

告城隍固守盟文

崇禎五年  
壬申五月

朱國梓

曰惟我東土地不苦兵民咸樂業數世於茲蠡  
爾逆豎背國負恩攻陷我郡邑虔劉我蒼赤神  
人共憤斧鉞難逃第當震來虩虩莫禁人情惴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表

惴竊念令長有守土之責神衿繫四民之瞻庶  
民兵丁又當宣力效勞衛父兄而捍頭目得道  
在我何有於堅甲利兵人和爲先不妨爲三里  
七里凡我同心誓與共守毋面從而心違毋始  
銳而終懈人謀旣協神鑒必昭况有城有隍神  
所默依捍患禦災神有顯道神之佑我當不後  
於我之自衛倘若寒盟定遭譴責惟願永堅神  
其敬助員人等

崇禎五年

壬申

五月

朱國梓

曰愛育百姓保障地方者官之責也庇佑生靈  
奠安土宇者神之道也總之受祿養而享血食  
均爲民所憑藉梓等涼德奉職無狀不能防變  
於未萌弭災於將肇以致外慮內憂當此逆豎  
在前何以作敵愾而保封疆神其垂察倘梓等  
太德不虧虔心可鑒尙祈佑我生民消此災患  
有疾者頓復元氣無疾者得葆天和務使壯其  
體而強其骨石可投而距可超勇以制敵銳以  
圖存則陰有以保民之命厥陽可以享民之報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全

答神其鑒之

歸而原教應制

考翰林嘉靖己丑

郭宗舉

天地以化教聖人以道教後王以文教以化教  
者簡以道教者明以文教者盡陽闢而陰闔天  
高而地下日往而月來山峙而水流雷靈風雨  
霜露化也使天下皆聖人焉則斯化也固足以  
淑天下之人而無俟於修道矣故曰以化教者  
簡也唯天下不皆聖人也不皆知化也于是聖  
人不待自秘其道矣五典以教五禮以肅五服

以章五法以施固所以贊化育之不及也故曰  
以道教者明也然亦既足矣而後世之以文爲  
教者不亦贅乎其贊聖人也猶聖人之贊天地  
也不講頌則無以開其蒙不組織則無以考其  
蘊蒙不開則志疑蘊不考則易欺不古之人心  
欲以淳古之法而驅之道亦難矣哉故曰以文  
教者盡也文以贊道道以贊化則夫以文爲教  
者其極也亦化而已矣君子惡焉者何哉惡不  
以道者也周子所謂虛車是也嗚呼化育拘于  
形古道拘于時毀虛車而務實載亦何所拘哉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全

國朝

告龍君文

清晨以此文告三  
日遠近皆雨

蕭文蔚益婦

歲當六七日間十日不雨便號爲大旱令不雨  
幾一月矣禾稼就槁民嗟呼望雨若不終日七  
月旣望遠近皆雨獨東北諸村仍無雨蕭文蔚  
以文呼龍君而告之曰夫雨必出於龍君祈雨  
者必哀呼叫號於龍君之旁福山龍君祠之在  
塗山芝水兩村者載在祀典素稱有禱必應凡

屋龍君祠旁者常以龍君之澤多由近而遠  
極旱之時借相恃以無恐今境內皆雨矣獨龍  
君祠旁諸村無雨或祠旁人有所恃而怠於農  
事濫費粒米不知節儉有干神怒與抑因有所  
恃而褻慢神祇桀驁不禱禱或不虔反貽之譴  
與若然則人宜求之自己不宜禱之龍君龍君  
既無所庸其禱久之而香火不繼廟廊日傾是  
龍君之神無靈也蔚曾經祠旁諸村見溽暑荷  
鋤婦稚來饋汗浹喘息穀皮菜葉和爲飲食忘  
耶而不知節儉耶且禱之在塗山者近雖未聞  
山下人或有所禱然香火廟廊於此已有年矣  
寧以一時不禱之故而怒之耶今芝水止坊禱  
之已三日不雨又三日豈百千五六月抑皆  
不虔者耶夫龍所以示不測也亦因人而見者  
也禱縱未虔愈於不禱以有禱之地既不得與  
未禱而雨之地同猶然與不禱不雨之地同是  
龍君無所分別於其間辨芝水龍君祠望有毋  
后婦傳卽係山下人蓋然庶幾太祀龍君又祀

龍君之母龍君宜更深其感應宜廣被之德澤  
又不在于區區禱與不禱虔與不虔也今以母  
后孕靈之地既不得與無祠之地同喜又徒與  
有祠之地同悲是龍君又無所分別於其間也  
主人更何望哉卽雨澤之恩有主持於龍君之  
上者然以龍君之神靈周旋厥事必奏厥功如  
世之爲王侯者已所能端而施於民者爲分丙  
巳所不能端而轉奏天子以施於民者爲格外  
蔚敢以此望龍君龍君其允之文投兩施使一  
境之內無復有向隅者不然遲之三日又不能  
遲之三日過三日無及矣禾稼就稿者不可望  
其復生民將賣妻鬻兒呼天號地於龍君之祠  
龍君忍坦然視之聽之而漫不加意耶至伊時  
龍君卽惻然有動其如時過矣無術可施何文

春  
募修南堤文狀 文無遺食蕭程儼聞也

易曰設險守國書曰慎固封守自古置邑則築  
城隍修則城固凡以衛社稷捍民人歷萬年於  
不拔也福邑創建於金東北踞海脉自西南嚮

嶂峻嶒一起一伏至此陡闊平原而山之勢始  
結川流迤邐大曲小曲至此安瀾入海而水之  
勢始結山水所聚形勝甲諸邑而人文起風俗  
淳生齒盛田畝稠非偶然也特以數百年間跳  
梁倡亂者視禰如山壓卵瀕於危者數矣卒得  
不罹於禍固以山水毓慶天人胥協向使無此  
斗大城究何濟哉今城堤日久漸圯矣昔年甚  
雨匝月不歇福旣環山繞水而天澤驟集不啻  
羣山萬壑齊赴荆門也東堤當河流之衝居人  
鳩衆補塞罅隙始得完固再經此變河漲堤必  
潰堤潰城必裂值太平之世四海敎寧雖萑苻  
不警風鶴無聞而思患預防其何恃無恐處茲  
土者倘於地方利弊畧爲經心則知城堤細務  
實係緊要今日不急爲整飭異日必特爲更張  
整飭之費小更張之費大則不得不爲未雨綢  
繆之計也惟望紳士百姓不吝多貲共期竣事  
行見道平如砥堤截如虹區區百雉城不獨以  
山水標其形勝而固苞桑於千萬年者亦可自

今下之矣

公上督學廣額詞

蕭程儼

竊以登郡福邑由來舊矣載考夏商之代原屬  
青州之區春秋爲穀蒲牟子之城未圯戰國係  
齊邑康公之塚猶存迨廢封建之規遂隸郡州  
之界漢爲陞縣唐屬登州原不同荒陬絕徼聲  
教不及也且仰矚之舉巨鎮曾傳馬賦俯瞰滄  
海大觀早著賢編故三島望於秦皇摩挲李斯  
之篆八神祀於漢武徘徊陽王之祠水瀾山高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金

非僮漁樵踪跡駟船嘶馬會傳警蹕喧呼生其  
地者又非如窮鄉下里不識文物者也生齒漸  
繁風會愈啟金元遂稱要地建置始號福山前  
明洪武九年升登州爲府八邑爲屬定童子八  
學額數因福邑稅銀不過萬餘賦減由田少田  
少則人稀限以中學遂爲定例豈知福邑在海  
上叢山中耕田難闢居人實稠叠嶂層巒重重  
烟火家絃戶誦處處官商二三里卽見村墟七  
八口亦生秀穎敢曰名地亦有傳人言表行坊

具詳本邑之志文經武緯已入勝國之編況  
本朝昇平已久培養更深甲乙之科不亞大邑成  
均所錄數倍鄰封至於科歲兩試童子較他邑  
獨衆其文理清順每次准入院場者不下四五  
百人歷來督學院宗師閱福邑童子試卷文多  
可錄卽大學不逮而額滿挂漏每爲惋惜是以  
讀書無成者或徒步走京師或航海出關外流  
離困苦以求餬口未有多如福邑者童子阨塞  
至此已極伏遇我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一

皇上振興文教廣厲人材登開鄉會之科屢增中式  
之數又以童子舊額當增 特諭小學升爲中  
學中學升爲大學誠爲千古曠典詎學額他邑  
已增而福邑以本縣詳文模糊遂仍舊額則是  
昔日敢與大學爭勝負而今日不得與中學相  
頡頏名實之際偏枯爲甚大宗師道岸津梁文  
壇山斗滿懷冰雪共仰潔清觸手風雷羣推公  
溥福邑童子之通塞機會在此一時一時文運  
之升沉主持關乎百世連名公籲案下乞垂念

福邑學額甚隘與東省州縣學額尚有當增者  
一併題請倘蒙俞允則佩觿佩鐸爾奮晨  
雞暮火之勤而采藻采芹無非春華秋實之選  
將人人仰其鼎力世世感其玉成矣

福山縣志

卷十一

文翰

七

律人人仰其鼎力世世感其玉成矣

露暮火之勤而采藻采芹無非春華秋實之選

一併題請倘蒙俞允則佩觿佩鐸爾奮晨

雞暮火之勤而采藻采芹無非春華秋實之選

